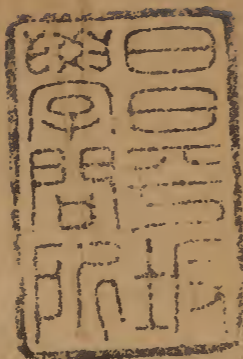


史記測議

百八之十一



漢書門			
三	一	八	二
二	四	八	三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三	二	二	漢
九	一	一	書
函	三	三	
一	二	四	
架	冊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34	
冊數	32 (28)		
函號	279	36	



史記卷之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索隱曰漢書地理志云縣名屬陳留

後徙睢陽。正義曰今宋州宋城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

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

為將。持吳兵於東界。索隱曰將音醬。打音汗。張羽力戰。安國持

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繇此顯。

淺草文庫

徐子遠

測議

陳子龍

華亭

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索隱曰。案即館陶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字遠曰。不言帝怒之。而指太后。立詞。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有旨。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正義曰。謂關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字遠曰。安國身。在事中。故言之。親切。不似飾詞也。將兵擊郤吳楚。吳楚以故兵不

按為言之帝是太后令長公主

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索隱曰。案謂苛細小禮。以責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駟案侘音力亞反。誇也。○索隱曰。漢書作媯。音火亞反。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

并已意
言之于
帝不欲
自言也

楊慎曰田
甲之甲猶
其甲亡其
名

索隱曰蒙縣
名屬梁國也

索隱曰案謂不足與
繩持之治因持也

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繇此

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屬安國。

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

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

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

索隱曰。案謂不足與繩持之治因持也。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

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竇太后聞。乃

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

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

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

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

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匿勝。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

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

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

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

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子龍曰。以父子喻兄弟。其說易明也。安國曰。夫

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

下。今大王坐此。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

下。今大王坐此。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

凌約言曰
高帝不聞
有此言安
國直以意
言之耳

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索隱曰：悅，漢書作怵。說文云：怵，誘也。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

康海曰：以安國猶行賄幸進也，尚何責哉

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尋王等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親費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

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古不屬爲人，索隱曰：案晉灼云：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敵，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慎曰：魯縞，薄也。衛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止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雁門馬邑豪聶翁壹，張晏曰：豪，猶帥也。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爲然。許聶翁壹，平遠曰：漢雖以許欺匈奴，然匈奴亦爲利誘，是和親不足恃也。聶翁壹乃還，詐斬歾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歾，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雁門，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張晏曰：驍，勇也。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正義曰：李奇曰：漢書云：輕車，古之戰車。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正義曰：李奇曰：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材官將軍，正義曰：臣瓚云：御史大夫

劉辰翁曰：安有三十餘萬，作伏兵者，謀亦拙矣。

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正義曰：臣瓚云：御史大夫

韓長孺列傳

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正義曰。釋名云。輜。厠也。所載衣服雜厠其中。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為漢所賣。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二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

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開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提取辱耳。徐廣曰。提。一作。祇也。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軍法語也。恢私行千金丞相盼。盼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

按廷尉當者言廷尉擬議當如是也



王維禎曰
王恢不擊
輜重是量
敵保軍可
以情宥然
令朝廷背
約自開邊
隙則當歾
也

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乎遠曰：出于忠厚，言意本忠厚之行，非也。觀贊語得之。貪嗜於財，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鄧他，皆天下名士。索隱曰：鄧音質，他徒河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鄧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歾，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

慎中曰
多謂相時
其甚及既
道相病愈
天子欲相
一人而不
可得豈非
命哉

塞，如淳曰：為天子導引而墮車，跛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塞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塞愈，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龍城。龍音龍。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雁門，所殺掠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雁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正義曰：幽州縣。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乎遠曰：罷軍屯，非失策也。

特以斥候未明故方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

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

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

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正義曰幽州漁陽縣東南

北平也。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

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

益賚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

多甚自媿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

病歐血歿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丁璠曰又幸又壯書法大奇

按此論本情長

孺之不

得相却

以長孺

之所舉

而亦不

得相者

以為惜

有味哉

其言之

也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

深中隱厚徐廣曰一云廉正忠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

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

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安國忠厚初為梁將因事坐法免徒

起相歿灰更然生虜失防推賢見重賄金貽謫雪

泣悟主臣節可亮

史記卷之一百八 終

史記

卷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

八

史記卷之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正義曰成紀秦州縣其先曰李信

秦時為將，遂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

世世受射。索隱曰案小顏云世受射也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

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索隱曰案如淳云非

乎遠曰良家子從軍，蓋自以才力從用善騎射，殺首

大軍取功名，非卒伍也。如說不分明

史記 卷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才坤曰李將軍于漢為龍名將而卒無功故太史公極力摹寫淋漓悲咽可涕

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

索隱曰案謂為郎而補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

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

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

為騎郎將索隱曰小顏云為騎郎將謂主騎郎也吳楚軍時廣為驍騎

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

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以賞也徙

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耶索隱曰案

典屬國官名公孫姓昆耶名服虔云中國人也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

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

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雁

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

子使中貴人從廣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勒習兵擊匈奴中

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

還射正義曰還謂轉也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

廣曰是必射鵠者也索隱曰案服虔云鵠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多子可以其毛作

矢羽韋昭云鵠一名鷲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

行行數十里孚遠曰此三人匈奴以誘致大軍者故還行數十里而見胡騎也廣令

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
 得一人。果匈奴射鴈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
 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
 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
 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將軍。誘
 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
 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
 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
 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正義曰。其將乘

白馬而將
 監護也。

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
 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
 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
 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夫
 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
 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字
 曰。人王初立。恐四方窺京師。
 故以名將為宮衛。以備緩急。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
 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
 而廣行無部伍行陣。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領軍
 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

里份曰載
不識言以
見軍法之
正又載何
奴畏士卒
樂以明廣
之能載事
必如此然
後義備而
肆端鼓舞

史記

卷一百一十九

三

尉一人部有曲曲就善水艸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

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鐃器受一斗畫莫府省

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索隱曰斥度也

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

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

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謂之

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

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

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

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

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

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

為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

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

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

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

墮兒徐廣曰一云抱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

其餘軍因引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

史記

卷一百一十九 李將軍列傳

四

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

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孫灌嬰之孫名強屏野居藍田

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入田間飲還至霸陵

亭霸陵尉醉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呵盜賊凡有賊發則推索尋案之也呵

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

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

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蘇林曰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

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

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

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艸中石以為虎而射之

中石沒鏃徐廣曰一作沒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

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

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

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

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後臂如淳曰臂如猿通肩

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

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濶狹以飲如淳曰射

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專以射為戲竟歾索隱曰謂終竟廣身至歾以為恒也

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

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

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

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子龍曰廣自矜其技非大將法也故將兵無功其

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

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

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如淳曰中

猶充也本義法得首若干封侯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

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居異道

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

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

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

為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歾者過半漢

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

裨將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堅收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殺數人

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

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

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漢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索隱曰。小顏云。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故云中率。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索隱曰。案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索隱曰。案謂不在人後。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曰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

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漢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索隱曰。小顏云。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故云中率。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索隱曰。案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索隱曰。案謂不在人後。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曰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

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

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

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徐廣曰。主爵趙東

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艸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

可羣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

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索

曰。案廣言自少時結髮而與匈奴臣願居前先歿單

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誠。以為李廣老數奇。索隱曰

云。作事數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

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

當單于。平遠曰。公孫敖于大將軍有故徙前將軍廣

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

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正義曰。令廣如其文

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

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索隱曰。謂無

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

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正義曰。絕度也。右將軍廣

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

按三下
大將軍
使長史
句見大
將軍有
故責李
廣意

李將軍列傳

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曲

而行。迴折使軍。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

府對簿。廣曰：諸技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

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

行回遠。而又逃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

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

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

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

凌約言曰：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皆垂涕。廣之結人心於此可。

郎。天子與韓嫣戲。索隱曰：嫣或音媽。少不遜。當戶擊

媽。媽柔。於是天子以為勇。字遠曰：韓媽於上有寵。當

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

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

丞相坐侵奪景園墾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索隱曰：案墾地

神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闕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

神道廣四十三丈也。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冢地陽

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不對

又盜取神道外墾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

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

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索隱曰：小

父恨而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

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

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歿。徐廣曰：元

狩去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

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

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

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十餘里，過居延。正義曰：括地志云：居延澤，在甘

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地理志云：居延澤，古視地

文以為流沙。甘州在京西北二千四百六十里。視地

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

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

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山。正義曰：括

地志云：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南二百里，天山一

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

在京西北四千里，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

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忝貳師也。陵

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

兵矢既盡，士卒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

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

李將軍列傳

揚桓曰太史公以陵被禍至陵傳匆匆如

此正亦得

躬

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

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索隱曰漢書作恂口不能道辭及歿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

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索隱曰案姚氏云桃李木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

此言雖小可以論大也

索隱述贊曰猿臂善射實負其庸解鞍却敵圍陣摧鋒邊郡屢守大軍再從失道見斥數奇不封惜哉名將天下無雙

史記卷之一百九 終

史記

卷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

上

史記卷之二十一
匈奴列傳第五十
正義曰此卷或有本
次平津侯後第五十一
若先諸傳而次四夷則
司馬汲鄭不合在後也

史記卷之一百十

華亭

徐孚遠

測議

陳子龍

匈奴列傳第五十

正義曰此卷或有本
次平津侯後第五十一
若先諸傳而次四夷則
司馬汲鄭不合在後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索隱曰張晏

時奔非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

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

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唐虞以上有山戎正義曰杜

夏后苗裔或當然也預云山戎

北戎無終三名也括地志云幽
州漁陽縣本北戎無終子國
獫狁葷粥時曰葷粥

秦曰匈奴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

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索隱曰韋昭云背肉似驢

索隱曰案古今注索隱曰說文云馱馱馬父羸

云馱特馬牝生羸馱馱子也列女傳云生七日超其

母馱馱索隱曰按郭璞注爾雅云馱馱馱馱馱馱索隱曰

野馬屬一云青驪驪驪又字林云野馬驪驪說文云

馱魚鄒誕生本驪字作奚逐水草遷徙母城郭嘗

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

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索隱

長謂年士力能彎弓索隱曰彎盡為甲騎其俗寬則

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

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韋昭曰鋌形似

反○乎遠曰北狄短兵不及中國利則進不利則退

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

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

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

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漢書曰單于夏道衰而公劉

失其稷官正義曰周本紀云不廢失變于西戎邑于

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徐廣曰公亶

史記卷一百一 匈奴列傳

父亡走岐下而幽人悉從亶父而邑焉索隱曰按謂始

作周國也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索隱曰韋昭云春秋

以為犬戎按吠音犬小顏云即昆夷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苗生龍龍生融融生吾吾生并明并明生白

白生犬犬有二壯是為犬戎又後十有餘年武王伐山海經云有人面獸身名犬夷

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鄆鄙放逐戎夷涇洛之北索隱曰晉灼曰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案水經云以

出上郡彫陰秦昌山過華陰入渭即漆沮水也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

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

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平遠曰穆

知有光曰

王宣玉事似不可少

後西周不及二百年史記誤也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

郤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韋昭曰戎後來居此遂取周之焦穫正義曰括地志云焦

山故驪曰驪戎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中在雍州涇陽縣北城十數里周有焦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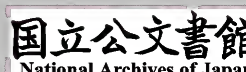
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鄆鄙而東徙雒邑當是

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正義曰今岐州始列為諸侯是後六

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索隱曰服虔云山戎蓋今鮮卑齊釐

公與戰于齊郊索隱曰釐音億各諸兒也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

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奔其後二



茅坤曰何
奴破中國
而因以立
天子此亦
古來所少
也

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

汜邑。索隱曰：蘇林汜音凡，今潁川襄城是。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

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

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

子帶為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

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索隱曰：春秋左氏秦晉遷

陸渾之戎于伊川，杜預以為九姓之戎居陸，在秦晉之間，二國誘而從之，伊川遂從戎號，今陸渾縣是也。

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

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與彭彭，城彼朔方。

正義曰：獫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守之。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

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師伐逐戎翟，誅

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音維，當是之時，秦晉為疆國。

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圖洛之間。徐廣曰：圖在西河，音銀，洛在上

郡馮翊間。○索隱曰：三荼，圖作圖，地理志云：圖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曰：圖當為圖。號

曰赤翟、白翟。索隱曰：按左氏傳云：晉師滅赤狄潞氏，杜氏以潞赤翟之別種也。今上黨潞縣

○正義曰：括地志云：潞州本赤狄地，延銀綏秦穆公二州，白翟地，按文言圖潞之間，號赤狄，未詳。秦穆公

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正義曰：括

地志云：緜諸城，秦州秦嶺縣北，緜戎，正義曰：上音昆，五十六里，漢綿諸道屬天水郡。緜戎，字當作緜，韋昭

云春秋以翟獯之戎索隱曰地理志云天水有綿諸道狄道應劭以獯戎邑音桓

正義曰括地志云獯戎道故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岐梁

南二十七里古之獯戎邑漢獯道屬天水郡

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曰括地志云寧州慶州西戎即劉拘邑城時為義渠戎國

秦為北大荔正義曰括地志云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本漢臨晉縣地古大荔戎國今朝邑

地郡也縣東三十步故三鳥氏正義曰氏音支括地志云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

十里周之故地後入戎秦胸衍之戎正義曰括地志云鹽州古戎狄

居之即胸衍戎之而晉北有林胡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地

地秦北地郡也胡今雁樓煩之戎正義曰括地志云嵐州樓煩故地也風俗通云故樓

煩今秦地也燕北有東胡山戎索隱曰服虔云東胡鳥丸之

地也先後為鮮卑在匈奴東故曰

東胡案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各分散

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

一乎遠曰戎翟散居則其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

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

句注索隱曰服虔云句音拘而破并代以臨胡貉索隱

曰案貉即滅也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

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

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乎遠曰戎作城郭始於此

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

之戎即鮮卑東胡地
茅坤曰類今之西南

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
 宣太后亂有二子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
 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
 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
 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按長城水經云
百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頽鼓焉公自代並陰山
并高關
北晉東
今宜大
之界是
也

楊慎曰觀此則長城不始于秦早矣

按河南地今河套是也廣七百秦中蒙

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
 開之孫也乎遠曰此語不關本傳以事遠為指實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
 至襄平韋昭曰地名在上谷○索隱曰韋昭云今遼東所理也置上谷漁陽右
 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
 三國邊於匈奴索隱曰案三國燕趙秦也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
 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
 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索隱曰案太康地記秦塞自五
 原北九里謂之造陽東行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
 終利賁山南漢陽西是也索隱曰蘇林云去長安八自九
 戍以充之而通直道索隱曰蘇林云去長安八自九

者 恬所取

史記

卷一百一

六

原至雲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雍縣秦之林光

宮即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于午山上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

因邊山險澁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

里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即今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入

遼水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北假北方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正義

曰括地志云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地名也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

原北假膏壤殖穀也當是之時東胡疆而月氏盛正義曰氏音

涼甘肅延沙等匈奴單于曰頭曼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

象天單于然○索隱曰玄晏春秋云士安謂漢書不詳此言有胡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古書

所說符會也○索隱曰曼音莫官反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

滅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

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字遠曰於

此言之塞下地當內寔漢募單于有太子名冒頓索隱曰

曰冒音墨後有所愛閼氏索隱曰閼氏舊音曷氏匈奴

又如字王書曰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採取其花

染緋黃按取其上英鮮者作胭脂婦人採將用為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胭脂今日始視紅藍後當足致

其種匈奴各妻作閼氏今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于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

史記

卷一百一 匈奴列傳

七

茅坤曰亦
冒頓治兵
之略

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
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射也。習勒
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
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
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
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
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
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
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

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
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徐廣曰。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是時東

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
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
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
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
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
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
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子。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

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于餘里各居其邊為甌
 脫。韋昭曰界上屯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東胡使
 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
 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
 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
 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
 者斬遂東襲擊東胡。子龍曰時東胡已可擊故擊之不以其請地也。東胡初
 擊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
 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

河南王

索隱曰如淳云白羊王居河南

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

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

正義曰漢

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屬安定郡膚施縣秦因不改今延州膚施縣是遂侵燕代

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

自疆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

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

字遠曰尚矣者言其來久遠非贊詞也

其

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疆大盡服

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

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

服虔曰谷音鹿蠡音離

左右

王整曰此段結上起下一篇之詞健也

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骨都異姓大臣

○索隱曰裴氏所引據後漢書下呼衍注亦然匈奴謂賢曰屠耆徐廣曰屠一作諸

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

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

臣皆世官呼衍氏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姻蘭氏正義曰顏師古云呼衍即

今鮮卑姓呼衍者其後有須卜氏須卜氏主獄訟○

也蘭姓今亦有之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

方直上谷索隱曰案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為值值者當也○正義曰上谷郡今媯川也言匈奴

東方南出直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

方直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涇州上縣東南以西

接月氏氏羌索隱曰案風俗通云氏本西南夷種地

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窠山谷或號青氏或號白氏

纂文云氏亦羊稱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

羌三苗蒺姓之別舜徙于三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

危今阿關之西南羌是也索隱曰案謂匈奴所都處為庭○正義曰代郡城井

狄代國秦漢代縣城也在蔚州羌胡縣北百五十里

雲中故城趙雲中城秦雲中郡在勝州榆林各有分

地逐水艸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

左右骨都侯輔政乎遠曰骨都侯為單于近諸二十

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徐廣曰一作將

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正義曰且于餘反。顏師古云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歲

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籠城。索隱曰漢書作龍城。

亦龍字。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籠城。後漢書云何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祭其

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漢書音義曰何奴秋

蹕音帶。○索隱曰鄭氏云蹕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曰相競趨蹕林則服虔說是也。○正義曰

師古云蹕者遠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祭無林木者尚監柳枝衆騎馳遠三周乃止。此其遺

也。課技人畜計其法。拔升尺者死。坐盜者没入其家。

有罪小者軋。漢書音義曰升刻其面。○正義曰顏師古云軋者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蹠也。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乎遠曰以其文書省約故得罪即判無滯獄也。

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祭拜日之始生。夕

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正義曰其座北向。長日。上戊

已。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張華曰

冢曰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正義曰漢書

顏師古云或數十人。或百餘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

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乎遠曰賜卮酒以

不積功級。為勳階。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

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

者盡得歿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索隱曰：魏略云：丁靈

在康居北。夫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里。又云：匈奴北有渾窳國。射音亦。又音石。鬲昆、薪犁之

國。正義曰：已上五國在匈奴北。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

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

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

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

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

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

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

顧璘曰：匈奴匿精兵。見老弱。既已誘漢而

漢之步兵。徐廣曰：在雁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

又未至。是以中外不相救。餉高於白登。正義曰：白登臺在白登山。上朔州定襄縣東三十里。七日。漢兵中外不

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驄馬。正義

曰：鄭玄云：驄不純也。說文云：驄面頰皆白。北方盡烏驪馬。索隱曰：說文云：驪黑色。南

方盡騂馬。索隱曰：案詩傳曰：赤黃曰騂。高帝乃使使問厚遺闕氏

闕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

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

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

謀。亦取闕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

漢之步兵。又未至。是以中外不相救。餉高兵。老于用兵。失着。若此。大中。公敘事。次第處。

持滿傳矢外鄉。索隱曰：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傳音附。

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

約。乎遠曰：解圍後即結和親。不嫌中國。是後韓王信

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

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

復拔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眾

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

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

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

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

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

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索隱曰：案漢書云。

乃使使遺高后書曰。孤債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

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

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諸將曰。以高帝賢武

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索隱曰：案漢書季復

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

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

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

董份曰匈奴此書氣強而詞大蠻夷亦有人哉

王維棟曰發使自單于使發以書報漢天子者不來信拘留也

使不至不見答

千詣高奴正義曰延州城本漢高奴縣舊都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

塞文帝幸大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

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

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

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索隱曰匈奴

奴將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

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

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

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長馬強。力以夷滅月

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徐廣曰一作樓湟。正義曰漢書云鄯善國名樓蘭

烏孫。呼揭音桀。正義曰揭音犁。又其例反。二國皆在瓜州西北。烏孫戰國時居瓜州及

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索隱曰案謂皆已入匈奴國也。諸引弓

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

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

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

零淺奉書索隱曰係音計。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

駕二駟正義曰顏師古云駕可駕車也。駟八匹馬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

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

按此重
敘匈奴
遺漢書
略其強
調唯述
其婉語
得體

德秀曰
此書先

責匈奴違
約次論以
專在赦前
勿深誅又
云單于若
能明告諸
更無負約
然後可和
使匈奴所
言誠耶固
不近其善
意使所言
為耶亦不
宜其詐謀
抑揚開闔
自有法焉
主遺之以
切又以其

薪望之地。索隱曰服虔云漢界上塞下書至漢議擊

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

且得匈奴地澤鹵。正義曰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

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

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

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

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

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

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安其處世世平

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

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

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

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

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索隱曰索

綺為裏以賜冒頓。字林云裕衣無絮也。錦袷袍各

一。比余一。索隱曰按漢書作比疎一比音鼻小顏云

頡篇云靡者為比。麤者為黃金飾具帶。漢書音義

帶黃金胥紕一。索隱曰漢書見作犀毗此作犀者胥

史記

卷一百一 匈奴列傳

七

口將苦兵
而路之也
此一書
見文帝
夷狄之
是矣

奈汝楠曰
必我行也
向漢患者
即管子曰
耶言伐
古者是倒

向法

史記

卷一百一

七

瑞獸名。此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鉤也。則此帶鉤亦名師比。則胥岸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紬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索隱曰：按說文，使中大夫

意謂者令肩遺單于。後項之冒頓歿。子稽粥立。索隱曰：稽

音雞粥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徐廣曰：一云稽

粥第二單于自終皆以第別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

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正義曰：中行說不

欲行。漢疆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

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

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疆者

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

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韋昭曰：言漢物十中之

婦漢矣。○子龍曰：觀說之言，其得漢繒絮以馳艸棘

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

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索隱曰：字林云：湩

傳云：牛馬之湩。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

人眾畜物。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

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

史記

卷一百一 匈奴列傳

七

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
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
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
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
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
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鬪
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益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
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
乃同穹廬而臥漢書音義曰穹廬旃帳父歿妻其後母兄弟歿

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
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艸飲水隨時
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
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歿
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
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索隱曰詳漢書作陽此亦音羊親屬
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
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索隱曰以言棟宇室屋之作人盡極其力
以營其生至於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
氣力屈竭也

奈汝楠曰
親屬益疏
則相殺其
怨于嗚
嗚乎惜漢
不能折

關也

按師古
云中猶
滿也量
中者量
其數也

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

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喋音謀。利口也。佔音昌。占反。衣裳貌。冠固何

當。言雖復著冠。固何益所當。○如淳曰。汝漢人多口居室中。固自宜著冠。且不足貴也。自是之

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

輸。匈奴繒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

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韋昭曰。苦。麓也。音若靡。監之。監。則

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

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

關。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姓孫。其子單封爲鉞侯。虜人民畜產甚多。

遂至彭陽。正義曰。城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案彭城在媯州。與

北地郡甚遠。使奇兵入燒回中宮。索隱曰。服虔云。回中在彭城也。秦回中宮。在候騎至雍甘泉

宮。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卽匈奴所燒者。候騎至雍甘泉

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也。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

百里。望見長安。秦皇帝以來祭天團兵處。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

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以備胡寇

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索隱曰。案表。盧作旅。古今字異耳。寧侯

魏邀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乎。遠曰。三將軍

以地名爲軍號者。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

將其郡人故也。卷一百一 匈奴列傳

赤正義曰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徐廣曰內史

軍單于雷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

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

東最盛。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

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

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

居雕渠難。索隱曰漢書作且渠。匈奴官號。樂彥云。郎

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非引

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

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

今聞漂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乎遠曰移過於下。倍

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

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

樂。闕然更始。徐廣曰闕音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

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

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民恤民。世世相傳。施之

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隣國之敵。匈奴處北

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秣菰金帛絲絮佗物

軍屯井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
 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
 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
 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
 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
 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
 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
 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
 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

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奸蘭出物與匈奴

交索隱曰衛青傳唯稱聶壹故顧氏云壹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也好音于十蘭犯禁私出之物也

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

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索隱曰蘇林云在雁門也漢伏兵三十餘

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

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

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雁門尉史行檄見寇葆

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

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

按此後不復和親而匈奴數犯邊漢數出塞矣茅坤曰自古制虜須假開市為餌

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

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

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

兵謀而不進。斬恢。韓長孺傳曰。恢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

攻當路塞。索隱曰。蘇林云。直當道之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

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

以中之。正義曰。如淳云。得具以利中傷之。○乎遠。自曰。如說非也。謂中其欲。使不至時入塞。

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

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

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

人。李廣出雁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

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

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

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

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

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雁門。殺略千

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

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

劉辰翁曰
斗碎語奇
什字即十
字之誤

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

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

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碎縣

造陽地以予胡什音斗漢書音義曰言縣斗碎西近

者造陽地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

單于歿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

索隱曰雅音持利反斜音士嗟反斜鄒誕攻破軍臣

單于太子於單索隱曰單音丹於單亡降漢漢封單于為涉

安侯數月而歿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

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雁門

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正義曰

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

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

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

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

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

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

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

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徐廣曰合有三千耳右將軍建得以身脫正義曰建蘇武父也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正義曰與大軍別行也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為自次王正義曰自次者尊重次於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

一維楨曰此信之為漢也或其言漢之詞

沙幕匈奴之南界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以誘罷漢兵傲極而取之索隱曰罷音疲傲要也謂要其疲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土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正義曰焉音烟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剛丹山在甘州剛丹縣東南五十里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主也○索隱曰韋昭云作金人以爲祭天主崔浩云胡祭以金人為天主今浮圖金人是也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索隱曰韋

昭云張掖縣攻祁連山索隱曰西河舊事云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北百里

有松栢五木美水艸冬溫夏涼宜畜牧養匈奴失二

山乃歌云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

山使我嫁娶無顏色祁連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

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略

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

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率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

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

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歿贖為庶

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

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徐廣曰元

狩二年也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

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

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向

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索隱曰如淳云在長安以北

貧民充朔方以南漢書食貨志云徙

南新秦中是也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

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

春漢謀曰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

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正義曰謂負擔衣糧私

倪思曰中國之兵凡

奪獲

之今復

此後失

斤逐得

將蒙恬

是也秦

今河套

按河南

二十四萬
騎而糧重
不與則步
兵又可知
已前後師
出之盛未
有如此者

唐順之曰
追胡至闐
顏山趙信
城漢風非
矣

凌約言曰
太史公敘
衛將軍追
胡至闐顏
山而還虜
將軍逐虜
臨翰海而
還而摠結
之曰是後
匈奴遠遁
幕南無王
庭兩段一

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
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
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
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
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
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
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信
前降匈奴，匈奴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
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

單于歿，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而右谷蠡
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
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
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徒
臨翰海而還。正義曰：按翰海自一大海名，是後匈奴
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索隱
曰：地理志云：張掖令居縣。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
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正義曰：匈奴舊以幕
為王庭，今遠徙幕北更蠶食之。漢境連接
匈奴舊地以北也。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

求得開闔
之妙

史記

卷一百一十

三

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

索隱曰：按釋名云：漢以來謂歿為物

故就朽故也。又魏壹訪議高堂崇對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者也。漢馬歿

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

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

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

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

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

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

去病歿。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

三年。歿。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

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

正義曰：南越東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

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

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索隱曰：苴音子餘反。不見匈奴一人

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

匈奴河水而還。索隱曰：臣贊云：河水名。去令居千里。亦不見匈奴一人

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

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韋昭曰：主使來

唐順之曰：凡兩遣將出絕塞。俱不見匈奴一人。漢威極矣。

史記

卷一百一十 匈奴列傳

三

王廷諫曰郭吉首以
南越王開言便令失
色繼後數語激烈懷
慨足以壯中國之威
寒瓊素之胆矣單于
雖斬主客見者以洩
其怒而終不肯為寇
漢遣其吉之力哉

茅坤曰使楊信以下
欲當日之盛與所以
斷匈奴之臂者正在
三又字而匈奴終不
敢言與前終不敢寇
漢邊相當皆極馳騁

史記

卷一百一

三

客官問所使郭吉禮畢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
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
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
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艸之地毋
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
歸遷之北海上正義曰北海即上海也蘇武亦遷也而單于終不肯為
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
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法漢使非去
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

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許許甘言為遣
其太子入漢為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
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為郡正義曰即玄菟樂浪二郡而西至酒泉
郡正義曰今肅州以高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
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
益廣田至胘雷為塞漢書音義曰胘雷地名在烏孫北而匈奴終不
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歿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已弱
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
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

史記

卷一百一 匈奴列傳

三

倪思曰以吾使為欲說也故書來則先折其辭又恐其欲刺也故少年來者必先折其氣非為欲刺使者以折之也兩語寫虛

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嘗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正義曰。幾音記。言反古無所冀望也。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先先生也。漢書作儒生也。以為欲說折其辭。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

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子。藥欲愈之。不幸而歿。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徐廣曰。屯朔趙破奴。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歿。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歿。子烏師廬立為單于。徐廣曰。烏一作詹。年少號



倪思曰漢
兩使入匈
奴欲以乖
其國其後
左大都尉
之謀未必
非弔右賢
王之效也
借其蹉跌
使受降之
城與長安
之邸俱虛
耳

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

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鎮鞞國，匈奴

月頃之後，在突厥國北，樂勝州經秦長城。太羹長路正北，經砂磧十三日，行至其國。兒單于立。

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

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

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

當。是歲，漢使武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

軍，數築受降城。正義曰：杆音干。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飢寒，

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

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

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

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

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索隱曰：應劭云：浞野侯

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

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

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

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護，維

王為渠。正義曰：為渠帥也。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

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

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

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歿兒單于立三歲而歿子

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响音鈞

呼犁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响犁湖單于立漢

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正義曰即五原郡榆林塞也數百里遠

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正義曰顧胤云鄣山中至廬

响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原郡相陽縣北出石門鄣得

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縣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牢城河又西北得崗虜城按即築城鄣列亭而

至廬响也服虔云廬匈奴地名也張晏云山名也而

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疆弩都尉

路博德築居延澤上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居延縣故

城在甘州張掖縣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漢遮虜鄣疆弩尉路博德之所築李陵

敗與士衆期至遮虜鄣即此也長老傳云鄣北百八

十里直居延之西北是李陵戰地也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

千人收數二千石而去行砂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

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漢書

音義曰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

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

單于病歿响犁湖單于立一歲歿匈奴乃立其弟左



祭汝楠曰
語未終而
正豈史削
之耶

閔如霖曰
漢為甘言
所誤致厚
賂以益其
諭不知前
凡國既以

厚賂雷矣
漢擊匈奴
立大功有
罪猶當議
貸今降匈
奴漢之咎
也
柯維騏曰
按漢武帝
元封後為
太初又為

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索隱曰且音子漢既至大宛。

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

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

之讐春秋大之。公羊傳曰九世猶可以是歲太初四

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克國

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

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

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泥

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

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正義曰在伊州得胡首虜

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

什六七漢復使因杆將軍敷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

涿涂山。索隱曰涿音卓涂音以奢毋所得又使騎都

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

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

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

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

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遊擊

大漢為太始為征和
太史公于大漢二年
遭李陵之禍未幾而卒故封禪書止于天漢三年河渠書止于天漢二年
平準書艸創未就止于元封元年乃若李廣利降匈奴在征和四年匈奴傳不應有此文後人所增耳
董份曰太史公引此二句意最深遠微者言寓其事而不章顯也故武帝贖武所不斥言然觀其遠師屢將而又不能終服匈奴則不言而自見矣又曰罔褒

史記

卷一百一十四

三

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數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索隱曰山海經云北鮮之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表及漢書征和二年巫蠱始起三年廣利與商立戒出擊胡軍敗乃降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正義曰自此以下上至貳師聞其游擊說無所得因杆救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徐廣曰天漢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

正義曰御音語其功不得相御當也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索隱曰案韓國要禮云也仲尼仕於定哀故其著春秋不切論當世而微其詞也為其

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索隱曰案罔者無也謂其無實而褒之是也忌諱當代故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索隱曰微音工堯反言

求一時權寵也而務譎納其說索隱曰說音稅以便偏指不參索隱曰參詳彼已將率索隱曰彼已者猶詩人

○乎遠曰彼已孫子所謂知彼知己也索隱非是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

史記

卷一百一十四匈奴列傳

三

言無可褒
而不敢斥
言故為忌
諱而微也
茅坤曰太
史公甚不
滿武帝窮
兵匈奴事
特不敢深
論而托言
擇將相其
旨微矣

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

九州寧正義曰言堯雖賢聖不能獨理得禹而九州

人浮說多安寧以刺武帝不能擇賢將相而務諂納小

將相哉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

索隱述贊曰儉狃葷粥居于北邊既稱夏裔式憬

周篇頗隨畜牧屢擾塵烟爰自頓首九聚控弦雖

史記卷之一百十終

史記卷之一百十一

華亭

徐孚遠

測議

陳子龍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

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索隱曰衛姓也媼婦人老少通

然案此云侯妾衛媼則似無夫下云同母兄衛長子

及姊衛子夫皆冒衛氏又似有夫耳其所冒之姓為

父與母皆未明也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

陽公主家得幸天子索隱曰案如淳云本陽信長公

主世家及功臣表時或作疇漢書作壽並文字殘缺故不同也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

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媪媪長女衛孺索隱

曰漢書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徐廣

曰君孺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

牧羊先母之子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索隱曰漢書作民母顧氏云鄭季本妻

間故曰民母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入至

甘泉居室正義曰按居室署名武帝改曰任官灌夫繫居室是也有一鉗徒張晏

徒所居也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

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

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

堂邑大長公主女也正義曰文穎云陳皇后武帝姑女也無子

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時

建章未知名索隱曰案晉灼云建章上林中宮名也大長公主執囚幸

欲殺之其多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

死索隱曰篡猶劫也奪也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

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

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曾孫名掌也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

益貴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為車

按少見即霍去病母

賀泰曰人奴之為一何生得毋笞罵即足

矣為一句生讀如生乃與喻等為伍之生同

才坤曰大
公一篇
脈迴
上施粉黛
處凡衛子
大得幸上
聊與衛青
龍任處相
得而進

身記

卷一百一

二

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大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至籠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索隱曰。即衛太子。據也。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雁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亭遠曰。韓將軍即韓安國也。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

中。以西至高闕。索隱曰。高闕。山名。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

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

朔方郡。正義曰。今夏州也。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

校尉蘇建有功。以一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

築朔方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城。是按蘇建築什賁之號。蓋出蕃語也。

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索隱曰。案晉灼云。河東皮氏縣之亭名也。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

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抄邊也。

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

按校尉
有功每
冠以青
歸功青
也

史記

卷一百一 衛將軍列傳

三

原索隱曰此小雅六月詩美宣王非伐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索隱曰小雅出

車之詩也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正義曰即雲中郡之西河云勝州東河也至

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

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索隱曰案水經云上郡之非有

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為榆谿舊塞也絕梓領梁北河如淳曰絕度也

為北河作橋梁○正義曰括地志云梁北河在靈州界也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號

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張晏曰伏於

實執訊獲醜正義曰訊問也醜眾言執其生驅馬牛

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

奴入殺代郡太守爰徐廣曰爰者太守名也姓其也入略雁門千餘

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

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

高闕衛尉蘇建為遊擊將軍左內史李沮文穎曰為音俎

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

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

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子龍曰此兩軍別將所以牽制匈奴也咸擊

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

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

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索隱曰小顏云裨王小王也若

裨將然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

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

而歸索隱曰案謂立大將軍之號令而歸也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

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

青子伉爲宜春侯正義曰伉音口浪反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

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

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

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三

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

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

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

常護軍傅校獲王索隱曰顧祕監云傅領也五百人謂之校小顏云傅音附言敖總護

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索隱曰案以千五百戶封敖爲合騎侯

非邑地困戰功爲號謂軍合驃都尉韓說從大將軍

出窳渾徐廣曰窳渾在朔方音庾至匈奴右賢王庭爲麾下搏戰

按此四人功不
同故各
敘

史記

卷三十一

四

獲王

索隱曰搏音博搏擊也小顏同今史記漢書本多作傳傳猶轉也

以千三百戶

封說為龍頤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

三百戶封賀為南鄉侯。

索隱曰韋昭云縣名或作密字林云大下卯與宀下卯並

音匹。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

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

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

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

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

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

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

僕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

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

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

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

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

故胡人。降為翁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

百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

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長史安。

張晏曰正軍正也閔

按此李朔等三人人李沮等三人功俱同故俱合敘按尉李

朔云云與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云云文字鄭重不嫌重疊至漢書則省其詞曰校尉某某其以千三百戶封為某某其則氣索矣

名議耶周霸等徐廣曰儒生○索隱曰案郊祀建當也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生也

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

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

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

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

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

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

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其歸天子天子

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

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

所至耳巡行天下所奏事處皆為宮在長安則曰奏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奉高宮唯當時所在入塞

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廣曰姊即少兒也年十八

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

剽姚校尉索隱曰大顏案荀悅漢紀與輕勇騎八百作票鷄票鷄勁疾之貌也

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索隱曰按小將之人數則捕首虜

為多過於所當也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

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

若侯產索隱曰謂籍若侯是匈奴祖之行第產即大父之名主捕季父羅姑比

邵寶曰馬亞夫不聽天子詔文帝以為真將軍衛青以蘇建歸天子自裁抑何異也

李坤曰插人王夫人一段所以綿續衛子天后宮之體也

索隱曰案顧氏云羅姑比單于季父名小再冠軍以顏云比頰也案下既云再無容更言頰也
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為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翁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

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為東海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正義曰大夏國在大宛西雷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艸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乎遠曰雜入此段補前闕也於章法為非次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正義曰漢書云霍去病征匈奴有絕幕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司品秩同大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鳥嶺漢書音義曰音戾山名也討遼濮索隱曰崔浩云匈奴部落名案下有遼濮王則是國也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懼者弗取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一 衛將軍列傳

七

索隱曰案說文云懾懼失氣也。冀獲單于子。徐廣曰一作與轉戰六日過焉。

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張晏曰折蘭盧

胡國名也。正義曰顏師古云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其蘭姓者即其種。誅全甲。日全

甲謂具足。不失落也。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

收休屠祭天金人。索隱曰案張晏云佛徒祠金人也。益封去病二千

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

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

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

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

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

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

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

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張晏曰水名也。遂過小

月氏。索隱曰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攻祁連山。索隱

間餘衆保南山。遂號小月氏。顏云。即得酋涂王。索隱曰漢書云揚武平獮得以衆

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

毋單于闕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

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索隱曰案漢書作減十七。小

如一說則

是方敘驃
騎之功而
又計其損
失之數也
當依小顏
所云

軍份曰嘗
其壯騎先

其大將軍
為句軍亦
有天幸承
上文來皆
言驃騎也

茅坤曰太
史公一篇
精神注此

董份曰太
史公歷敘
諸將則右
李廣而貶
青與青並
言則右青

史記

卷一百一

九

一云漢兵亡失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

氏將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遼濮

王捕備且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索隱曰漢書作右千騎將

王然則此云千騎將是漢之將屬趙破奴得匈奴王及王母也王子以下四十一人

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

百戶封破奴為從驃侯張晏曰從驃騎將軍有功因以為號校尉句王

高不識索隱曰案二人並匈奴人也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索隱

曰案三字其為王號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

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正義曰孔文祥云從冠軍將軍戰故宜冠

從驃之類者也類者類也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索隱曰案漢表作僕明疑多是

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

索隱曰謂驃騎常選擇取精兵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

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畱落不

遇索隱曰案謂遲畱零落不遇令也繇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

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

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

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索隱

史記

卷一百一 衛將軍列傳

而取去病
反覆其文
目見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曰案謂先於邊境要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
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
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
騎既渡河與渾邪王眾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
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
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
盡將其眾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
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
索隱曰漢書應作雅庇音必二反又
曰按地理志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
文穎曰毒尼胡王名

鷹庇為輝渠侯

索隱曰漢書鷹作雅庇音必二反又以輝渠封僕明至三年又封鷹

庇其地俱屬魯陽未詳所以

禽梨為河綦侯

索隱曰案

表作鳥梨

大當戶銅離為常樂侯

索隱曰徐注與漢書功臣表同此文云銅漢書

云調字又異也

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

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眾萌咸相犇率以軍

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獍驍

索隱曰說文獍作趨行疾貌驍

音胡且反

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

不離傷十萬之眾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

幾無患

正義曰言匈奴右地渾邪王降而塞外並河諸郡之民無憂患也

幸既永綏

按仍與漢書作仍興庄重興軍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一 衛將軍列傳

二

旅之勞也

上蓋曰分

降者良

按師古云輕雷謂漢兵不能輕久而久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二

二

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

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

故塞外。正義曰。五郡謂隴西北上郡朔方而皆在河

南。因其故俗為屬國。正義曰。以降來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言

屬國也。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

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

為漢兵不能度幕。輕雷索隱曰。輕雷者謂匈奴以漢

也。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

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

騎。步兵轉者踵軍。正義曰。言轉軍之士。及步兵接後。又數十萬人。數十萬而

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

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

定襄。平遠曰。本欲令驃騎當單于。而後大將軍戰功雖多。不益封。郎中令

為前將軍。太僕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

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

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

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

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二 衛將軍列傳

三

不與曰大
軍此戰
世為奇絕
不得前
騎盜封
太史公
力捕寫
人讀之
標上有生

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孫吳兵法曰有中

蓋謂之武剛車也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

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

漢蓋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

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

日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正義曰三蒼解詁云

紛拏相殺傷大當索隱曰以言所漢軍左校捕虜言

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

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徐廣曰遲一作黎

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箕顏山趙信城

徐廣曰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

餘粟以喘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

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

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

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

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

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索隱曰谷

音祿蠡音黎又音離單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

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六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輦粥之士。」徐廣曰：粥一作允。蜀案應劭曰：所降

士有材力者。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索隱曰：小顏云：涉謂涉水也。章渠單

于之。以誅比車者。晉灼曰：王號也。轉擊左大將。索隱曰：按漢書名雙斬

獲旗鼓。歷涉離侯。索隱曰：漢書作度難侯。濟弓閭。晉

日水。獲屯頭王。漢書音義曰：胡主號也。韓王等三人。徐廣曰：王一作藉。

索隱曰：李奇云：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

居胥山禪於姑衍。正義曰：積土為壇於山上。登臨翰

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

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遵行殊遠而糧不絕。索隱曰：連與卓

同卓遠也。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

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正義曰：與音余。不失期。從至橐余

山。索隱曰：橐余音桃徒。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

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徐廣曰：作衛山。從驃騎將軍

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

陸支樓專王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索隱曰：劉氏復音伏

小顏音芳福反漢書專作制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

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卽軒為衆利侯從驃侯破

奴昌武侯安稽徐廣曰姓趙姑匈奴王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

百戶索隱曰案按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敢李廣

也索隱曰案軍吏卒為官賞賜

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

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

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

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

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

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

人少言不泄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謂有氣敢任索隱曰謂

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

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

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齋數十乘既還重

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

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徐廣曰穿地為管城○正義曰按蹇鞠書有域說篇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二 驃騎將軍列傳 七

捕斬多而巳不著其級大此亦顯徵而闕也
牙坤曰史遷所不備
野地處種可見古之大將能成功者多幸而會

重份曰是役大司馬逐亡單于斬首虜萬餘而不益封故太史前傳著大將軍戰獲狀而于驃騎則曰云

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若講武事多此類大將軍

為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

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

之發屬國玄甲正義曰屬國即上分置邊郡者也玄甲鍊甲也軍陳自長

安至茂陵為家像祁連山索隱曰案崔浩云去病破昆邪於此山故今為家象

之以旌功也姓氏案冢在茂陵東非與衛青冢並西者是青東者是去病冢上有壁石前有石馬相對又

有石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索隱曰案景桓兩入也謚也碑上服遠子嬪代侯索隱曰嬪音市戰反嬪少字子侯

武謚也是廣地之謚也子嬪代侯音市戰反嬪少字子侯

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嬪卒謚哀

見武帝倦去病之餘意

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歿後大將軍長子宜春

侯位坐法失侯後五歲仇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

于侯遂皆坐耐金失侯子遠曰大將軍尚在而三失子皆失侯漢法之嚴如此

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徐廣曰元

封五年謚為烈侯子仇代為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

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

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

將軍以其得尚平陽公主正義曰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曹尚

平陽故長平侯仇代侯子遠曰衛青為大將軍後始尚主仇時已封非公主子

殺自當代侯亦不以主恩也六歲坐法失侯索隱曰謂大將軍青

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冬最凡計也大將軍青

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

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

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

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為將者

十四人索隱曰秦漢書云為特將者十五人蓋通李

廣也此李廣一人自有傳者漢書則十人自有傳人附見七人謂李廣張騫為裨將者曰李廣

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也自有傳無傳者曰

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

為平曲侯徐廣曰為隴西太守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

入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

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

功封為南窳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

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元鼎六年以

浮沮將軍出五原索隱曰沮音子餘反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

徐廣曰太初二年以太僕為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為將軍出

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為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

茅坤曰賀之妻衛姬

已巳

卷一百一十一 衛將軍列傳

七

大將軍之
姊而驃騎
之母姨也

余有丁曰
按驃騎將
軍武帝立
名以寵去
病本傳前
云賀為輕

驃騎將軍
曰驃騎將
軍此驃字必
誤

主奸。徐廣曰。賜石為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邳人。案隱曰。小顏音質。事景帝。至武帝

立八歲。為材官將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

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

其後常為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為

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

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

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

後驃騎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

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索隱曰。七歲

復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索隱曰。余音餘。又音徐。案水名

在朔方。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歿。亡居民間。五六歲。後

發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出擊匈奴。一

侯。

將軍李沮。索隱曰。音沮。豆之俎。雲中人。正義曰。今風勝州也。事景帝。武帝

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

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正義曰。秦州縣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

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安侯。已為丞相

坐法廢。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為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為

忻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為將軍

從大將軍。再為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

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為平陵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為平陵

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

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七歲侯

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家在大猶

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翁侯。武帝立十七歲為

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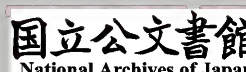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

為博望侯。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為庶

人。其後使通烏孫。為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役羽人也。索隱曰。縣名在馮翊。役音節。活反。又音丁。外反。羽音詡。

樞一校曰
蘇建家在
大猶鄉張
騫家在漢
中二家字
本作冢蓋
四字形相
似而訛也



太史公所
以載此二
家者正從
驃騎家像
加連山波
及之耳

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

襄逃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將軍蕭義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

曹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為

龍額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將軍

擊東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為游擊將軍屯

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

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正義曰以善侍中為

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

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

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徐廣

曰再出以剽斬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眾

降數萬正義曰河謂隴右蘭州開河西酒泉之地之西河也謂涼肅等州

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

功為侯者凡六人而後為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正義曰漢書云西河平州按西河都今邠州以右北

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為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

以衛騎將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

為彊弩都尉屯居延卒十一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正義曰嘗亡入匈奴已而歸

漢為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驃侯坐

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

後二歲徐廣曰元封二年擊虜樓蘭王復封為浞野侯後六

歲徐廣曰太初二年為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

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為虜所得遂

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徐廣曰

日以太初二年入匈奴後坐巫蠱族自衛氏典大將

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

奪衛氏無為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

下之大夫毋稱焉索隱曰謂不為賢願將軍觀古

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

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

而

據此傳獨言後

一歲後

二歲後

同亦變體也

劉知幾曰敘事之體有假贊論而自見者如衛可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一 衛將軍列傳

三

不薦賢待
士此則記
之與傳並
所不書而
史臣發言
別出其序
所謂假贊
論而自見
者也

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索

日與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軍機曰自變其

索意述贊曰君子豹變貴賤何常青木奴虜勿總

戎外配皇極身尚平陽寵營斯猶取亂篡章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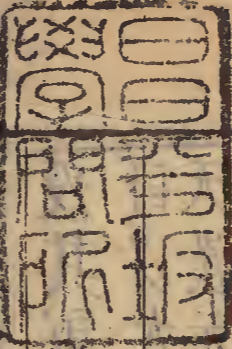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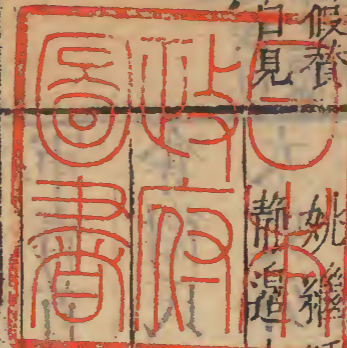
姚繼睡平靜邊方和數言余曰吾嘗貴入洙軍至魯重而

其終外飄然正對八二十四歲而正對

其終外飄然正對八二十四歲而正對

其終外飄然正對八二十四歲而正對

其終外飄然正對八二十四歲而正對



史記卷之一百十一終

史記卷之一百十一終

